

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与现实

刘思慕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与现实

刘思慕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与现实

刘思慕 著

✱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10印张·217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北京)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

ISBN 7—5626—0219—0/E·132

定价: 3.85元

刘思慕同志在伏案工作
(1980年8月摄于北京寓所 时年76岁)

序 言

刘思慕同志是中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史学家，这本文集收编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期间所撰写的部分论著，内容都与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关，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我读完以后深受启发。这些文章史料丰富，论证充分，文理清通，特别是对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体现了作者反法西斯的正义立场，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以及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战争问题的科学分析。这些论文值得专业研究工作者和对军事史、战争史有兴趣的同志认真一读，阅后定会受益匪浅。

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尚未从人类社会生活中被彻底排除之前，对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的世界大战的研究，仍是一个不可忽视而应进一步加强的重要课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她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也不希望发生局部战争；但也不害怕战争。我们热爱和平，渴望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以建设我们的国家。当前的国际形势由紧张趋向缓和，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如果工作做得好，保卫和平和制约战争爆发的因素与条件不断发展，也有可能使新的世界大战避免发生。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愿望和可能，而还不是现实。当前世界的现实是局部战争不断，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还未消失，因为爆发世界大战的根源，即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尽管它们称霸与控制世界越来越不灵，但其称霸与控制世界的企图并未放弃；

裁军方案使人眼花缭乱，但军备竞争，争夺战略优势却未停止。强权政治，恃强凌弱，挑动局部战争，干涉他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动辄进行所谓制裁与谴责，到处插手搞和平演变，甚至进行颠覆活动，时时处处可见可闻。总之，形势虽有缓和，但矛盾并未解决，斗争仍很复杂。国际形势这一现实状况，要求我们不能和平麻痹，放松警惕。

研究世界大战问题，同研究其他一切问题一样，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这一方面，刘思慕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以笔作刀，坚决反对非正义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坚决拥护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深刻揭露法西斯分子及其走狗的罪恶行径，热情颂扬捍卫民族独立共御外侮的爱国行动。历史证明，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抗日战争得以持久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炎黄子孙几千年来始终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的祖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爱国主义也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首先应该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为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国人民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当然，在一个民族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败类。抗日战争时期就出现过打着“曲线救国”招牌的汉奸汪精卫。今天也还有以“精英”自居，托底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也还会出现一些民族败类，但他们的结局最多也是汪精卫的下场。

思慕同志生前曾希望我国能编写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的、多卷本的抗日战争史。我理解这将是一本全面、系统、正确地反映中国抗日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公正

评价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有分量的专著。我想，我们中国学者一定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并以此告慰于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先烈以及思慕同志。

黄玉章

1989年12月8日

研究现代国际问题的重要参考书

刘思慕同志是与胡愈之、金仲华齐名的社会专家。几十年来他主要从事国际问题和世界史的研究，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历史学家。

他于1926年11月离开了广州岭南大学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研究室担承编辑工作，1927年回国。他在莫斯科和我的内人顾淑型同志相识。后来，我们介绍他担任北新书局的编辑，同时聘他到艺文中学任教。4年后，他参加东方问题研究会，同时在宋斐如主编的《新东方》杂志担任编辑。在这个杂志上，他连续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文章。

1932年春至1933年秋，思慕同志先后在德奥两国留学，在柏林加入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他经常在读书会上发表反法西斯的演说，还参加过德共组织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回国后，他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先后在南京和武汉活动，只因上海“神秘西人案”的牵连而出走日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即返国，先后在上海、武汉、香港、衡阳、昆明等地参加抗日活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度任雅加达《天声日报》主笔。抗战胜利后，担任《华商报》和《文汇报》的总编辑，撰写社论和时评，反对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1949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1950年以后，他历任上海《新闻日报》、《解放日报》、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他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撰写的分析时局的文章，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对提高国人的认识起过重要作用。

本书由俞振基、汤重南、刘陵、杨丽华、刘士昀等同志编辑，书中主要收集了思慕同志有关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著，可说是研究三、四十年代日本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很有价值的读物，也是研究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问题的重要参考书。

陈翰笙

1988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黄玉章 (1)
研究现代国际问题的重要参考书	陈翰笙 (4)
※ ※ ※	※ ※ ※
暴风雨前夜的柏林 (1932年)	(1)
纳粹枪尖下的选举 (1933年)	(7)
日本在欧洲的合纵连横 (1934年11月16日)	(10)
日本对华强硬政策的里面 (1936年10月16日)	(15)
日本军事法西斯化的迈进 (1936年11月16日)	(22)
日德协定在日本国内的反响 (1936年12月16日)	
.....	(28)
日本军阀的焦灼 (1937年 9 月23日)	(34)
日军南扰与香港政府的态度 (1937年12月24日)	
.....	
日本财阀、军部、官僚的关系的演变与法西	(37)
斯化 (1937年)	(40)
国际动向的把握和推进 (1938年 1 月 7 日)	(48)
英国外交往何处去	
——从艾登辞职说到英国远东政策 (1938年)	
.....	(52)
紧张中的日苏关系 (1938年 5 月 1 日)	(60)
日寇导演下的“张鼓峰事件” (1938年 8 月	
16日)	(68)
日本侵略东北七周年 (1938年 9 月18日)	(77)
捷克的出卖与法国政局 (1938年10月16日)	(81)

慕尼黑协定后的欧洲形势与苏联（1938年 11月10日）	（ 89 ）
慕尼黑协定后的国际形势（1938年12月1日）	（ 93 ）
论诺门坎事件（1939年8月1日）	（ 102 ）
论欧洲战争的爆发（1939年9月）	（ 107 ）
波兰的悲剧（1939年9月）	（ 118 ）
“无言凯旋”以后（1939年10月16日）	（ 128 ）
奇怪的战争（1940年）	（ 133 ）
从美国部分禁运说到美日关系（1940年 8月16日）	（ 142 ）
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政治教训与中国（1942年 6月7日）	（ 149 ）
日军在南洋占领区的压迫与掠夺（1942年 8月9日）	（ 154 ）
欧洲第二战场问题的商讨（1942年11月17日）	（ 160 ）
荷印为什么不能坚持抗战？（1942年12月20日）	（ 165 ）
维希政权上那里去？（1942年12月27日）	（ 170 ）
对苏联“奇迹”的再认识（1943年2月23日）	（ 176 ）
罗马白旗竖起以后（1943年9月10日）	（ 180 ）
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 ——回顾1944年（1944年12月27日）	（ 184 ）
急转直下的欧洲战局 ——论德军西线攻势和苏军冬季攻势 （1945年1月24日）	（ 189 ）
日本当前的战略和政略 ——论日本哀叫的“大陆决战”与“全 面和平”（1945年2月5日）	（ 194 ）

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柏林城头！（1945年4月28日）	
.....	（200）
不许日本的投降变质（1945年8月9日）	（204）
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管制（1948年）	（210）
战犯与东京法庭的滑稽剧（1948年）	（215）
日本的现状与《波茨坦宣言》（1948年）	（223）
美国对日政策的实质（1948年）	（229）
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及其国际意义	
（1980年7月）	（237）
评雅尔塔体制（1983年）	（258）
建国以来世界大局和我国对外关系演变的	
回顾（1984年）	（274）
※ ※ ※	※ ※ ※
刘思慕生平事略	（291）
郭沫若《战后日本问题》序言	（298）
后 记	（300）

暴风雨前夜的柏林

(1932年)

柏林，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混合体，现在和未来在酣战着。恰巧在其中一场战争快要分胜负的当儿，荣幸得很，我跑到柏林来了！

但是1932年初到柏林的头两个月，我还是过着清静的生活，我所住的地方在柏林南部，唤做利斯顿拉德。我住的房子是新旧两层的楼房。房东是个70多岁的老太婆。我跟一个同乡租住了楼下两间房子，楼上住着一个中学教师和他的家属，还有一间屋子住着一个老姑娘。园的一角还有一座小房子，主人B先生是一个破产而又失业的中产阶级，他的太太有一半中国血统。两个儿子都已进大学。我们一天三顿都是吃的B先生家里的包饭，我还请他大儿子帮我补习德文。

读书的生活也是很愉快的。然而，美满的两个多月的同居生活终留一点不愉快的黑点，因为这黑点我们不得不搬到城里去住了。我们与房东老太太很少交谈，与楼上的住客们碰面，也只彼此点头招呼。但跟替我们包饭的B先生家庭不能不周旋一下。他们着实是穷，连B太太和她的儿子们的衣履有时也不全，但他们却撑着架子，谈话中间常说起他们在通货膨胀前的光荣富裕。他们都是法国人和犹太人的憎恶者，但是我的私人教师便生就一副活象犹太人的面孔。他跟我们谈话，除了做他父亲的留声机器外，便是谈同居者的长短。问到德国政治情形，有时他却茫然不知所对。他父亲是全家人的神明，谈起话来象是无所不通。他有时用教训的

口吻告诉我们他对于德国政治的见解——社民党为什么应该诅咒，巴本为什么应该拥护，有时他却装做“支那通”跟我们谈中国的事情。

1932年7月底国会选举期渐近了，德国的政潮变化一天一天剧烈了，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邦的政权，象枯草一样给巴本拈去了，国社党却更活动起来。随着国社党的气焰的嚣张，B先生对我们的面孔也拉长起来，B太太对我们的饭食的克扣也越厉害，他们的大儿子爱逗我们谈起政治问题。从他的口里更知道B先生已把多年对德国国权党（主张帝制的右翼党）的信仰丢掉，而准备投国社党的票，并且希望做一个活动的纳粹，才好在胜利之后谋得一官半职。谈起国社党的政纲，他却比我们还糊涂，只说许多人单因为信仰希特勒而加入党。举行选举的前几天，利斯顿拉德也轰动起来，卐字旗和黑白红旗（德国国权党的旗）统治着全村，别党的旗帜寥寥可数。我们楼上的教师本属于社民党，也不敢象往年那样把三枝箭的红旗挂出来。穿着褐色制服的青年在村中大道上耀武扬威地走着。但是在国社党和德国国权党的红红绿绿的竞选广告中，还夹有多少社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简单的标语。在这几天中，B先生似乎洋洋得意，雪茄也抽多了一点，但对我不大说话。

有一天早晨，我的教师告诉我，今天晚上国社党的大将戈培尔博士要到利斯顿拉德来作竞选演说，会场定在我们街角的露天酒馆。那天晚饭特别提早，B先生换上了假日穿的衣服，襟上佩起卐字的徽章。

“L先生，C先生，一同去听演讲吧？戈培尔博士是我国数一数二的演说家和鼓动家呢！”

我们只点点头，然后便扯到别的问题上去。饭后我和我

的朋友先到松林中散步一会，然后对着那露天酒馆的方向走。酒店的附近站着走着好些人，面上都露兴奋的样子，还有十个八个的褐色制服的冲锋队和黑色制服的党卫军，散布着作放哨状。酒店门口摆了两辆汽车和好几辆摩托车。我们从门口张望一下，那守门的冲锋队，狠狠地盯了我们一眼，挂在树梢的灯光，把园子照得通亮，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把讲台也遮住了。戈培尔博士的尊容没法瞻仰。我们绕到篱笆后侧耳静听着。那时，《德国高于一切》（国社党党歌）已唱过，“希特勒万岁”也已山呼过，戈培尔博士开始讲演了。他的声音还响亮，每当他把声音加重时，台下便是一阵的“希特勒万岁”！他的演说词大意除了替国社党的政纲大吹特吹外，便是缕数敌党的“罪状”。

“国民们，马克思主义者执政14年了，德国人所得到的
是贫困、失业，为的是要证明他们的开山祖的资本集中和大众贫困化的理论呵！”

这是戈培尔博士痛骂社民党的精彩的结论，听众自然跟着山呼“希特勒”，我们却叹“听”止矣，不待他讲完便走了。

选举的结果，国社党由第二党而一跃为第一党了。在第二天早餐的时候，B太太和他的儿子们都很高兴的告诉我。但B先生没有在座，据说昨晚他要从无线电收音机听选举结果，熬到天亮才睡去。此后，B先生一家对我们的态度渐不客气，向我们借钱的时候也多起来，一若希特勒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而也就是希特勒所鄙视的黄种人的失败那样。理想的清静的乡居生活倒落得耳边不能清静。我们终于8月中旬离开了利斯顿拉德而搬到城里去。现在希特勒上台已有一年多了，卢森堡女士所眷恋的利斯顿拉德的风物想还如

故，恐怕B先生早已捞得了一官半职，恢复他在大战前的阔场面，而他的公子也在劳动营里博得一个“为国服务”的机会吧！

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末一次的寓所，位在动物园和库夫斯丹达姆附近，那正是城里的灯红酒绿之区。我的寓所却是一间德国式的杂院，房客都是附近商店的下级雇员以至失业的工人。我住的房子，简陋得很，饭桌权当书桌，沙发就是睡榻。但是连租钱，一天三顿饭一餐茶和洗衣，我每天只要付60马克，房客还替我缝缀，供给牙膏肥皂一类零星用品，在德国碰着这样慷慨的房东太太，真值得秉笔大书的。

我在上头所以费笔墨把B先生和他的家庭描写一下，只因为他们是代表德国社会一个阶层，从他们的态度，我们可以明白希特勒、戈培尔之流的煽动之间，怎样居然会攫取了几千万的群众。我这时相处的二房东的家庭显然属于德国社会另一阶层，她遭遇着同样悲惨的命运——贫穷，然从我博得的是同情而不是厌恶。她是一个中年的女工。她的姊妹一家都失业了，虽然有许多失业津贴，但许多时还要靠她帮忙。她因此时时对我诉说自己的负担之重。她一天除了在商店里做8个钟头以上的苦工外，在家里烧饭、洗衣、收拾房子以及替我和她的儿子甥儿们补缀。她不懂得政治，但却会骂希特勒欺骗，知道什么是“我们”的党。

她的儿子汉斯是一个血气未定的青年。他虽有政治的意识，但他对于政治活动还没有划船踢球的爱好的那样在心。她的最大的外甥是一个跛子，第二个外甥女约瑟芬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常识及外国语却还不坏，从前是她政治团体里一个颇活动的分子，多年的失业压迫使她颓废起来，最近却与一个50多岁的船长同居了。约瑟芬的三妹安娜，从前在日本科

理店（日本式饭店）当下女，爱上了一个西班牙人，不久她的情人便跑回故乡去，杳无音讯，只留给她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女孩，因此连工也歇了。五妹爱丽莎，是一个患着心脏病和肺病的刚成年的少女，因为她的恋爱被她的母亲阻止而更染有很重的歇斯底里。四弟维利和六弟非力兹都是略受教育的青年，但没有找到职业，有时做些散工，有时简直在街上游荡着，有时却替他们的政治团体做点工作。一家人除了母亲和残废的大儿子外我都看见过，他们各有各的个性和故事，但却是受同一的命运所支配，同是平凡的悲剧中的角色。

我搬到城里去后，天气渐由夏而秋了，德国的政局却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新选出来的国会才召集，便被巴本解散了，各政党又准备作第二次选举的斗争，国社党和共产党的流血冲突无天不有报章登载，连柏林城里的稍留心的中国人都似乎紧张起来，见面时常谈论到希特勒的胜利。在路上随处可以看见五光十色的竞选广告，各党的党徒随处向人派传单和求助竞选费，但褐衫的国社党人见了我们黄脸孔总不肯望一望。第二次选举的日子快到了，有一天女二房东的儿子回来告诉我，晚上他们的政党有一个盛大的竞选会，在露天运动场举行，约我去看。

我们一吃过晚饭就动身去，离会场还有一两条街，便已密布着武装军警。到了会场附近，劳动者装束的人拥塞路上，还有穿着制服的青年，兜售入场券，我们各花了10个芬尼买了入场券，进入会场。那时演讲还没有开始，会场已挤满了人。讲台上已坐着几个象主席模样的人。台前挂着旗帜和标语。在强烈的灯光下，万头攒动，与利斯顿拉德所见有大巫小巫之别。一会，军乐台上的雄壮而又沉着的《国际歌》